

从澳洲到贵州——学习间隔年中的三段难忘经历

唐诗城

间隔年（Gap Year），指学生在升学之前，向录取学校提出申请延迟一年入学，然后到各地旅行，并做一些志愿者的工作，以便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国外，学生申请间隔年相当常见，而国内这种体验式的活动却刚刚兴起。

我申请间隔年，缘起偶然。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的东西一直是从书本到书本，始终觉得“不接地气”。去年6月，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香槟分校等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间隔年的介绍，就产生了深深的向往。获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后，我退掉了已买好的去美国的机票，着手准备间隔年安排。经过慎重考虑，我选定了3个目标。

第一，WWOOF。这是1972年在英国率先成立的一个组织，通过这个组织，可以申请“以工换食宿”的工作假期。

第二，新西兰的WHV，申请人只要雅思考到5.5分，再加财产证明，即可申请短期工作签证。

第三，支教行动。在厦门大学读大二时，我就通过学校里一个叫“西部梦想”的社团，每个月寄一定的生活费给贵州山区的孩子。

心动不如行动。根据澳洲WWOOF提供的各农场经营者的联系方式，我逐个发E-mail联系。其中，有一个叫Trish的农场经营者有了回音，态度还特别热情，于是我决定，第一站就去Trish的农场。

2011年的那一天，我飞到墨尔本，然后搭乘长途班车赶往目的地。到了晚上7点多，天色越来越暗，车就在公路上无边无际地开。看着一车的“老外”，我心里一阵发憷，给妈妈发短信：妈妈，我有点害怕，这里黑灯瞎火的，到了农场后不知情况怎样。

后来我才知道，在宁波的父母一直守着手机等电话。2个小时过去了，4个小时过去了……手机始终没有响起。父母开始焦急不安，还通过我的同学和朋友到处打听，希望能联络到我。第二天，担心我出事，父母甚至准备报案。

原来，农场地处偏僻，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电，第三天我才利用柴油发电机发电，向房东借了电脑，通过QQ向家里报平安。虽然是虚惊一场，但这30多个小时的等待，快把父母急疯了。

这里除了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电，自来水也未曾接入，不论灌溉用水还是生活用水，靠的都是农场旁的一条小河，而住的则是一辆报废的公交车。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个晚上，根本没睡好。第二天早上5点，热情的澳大利亚小鸟就开始撞公交车的门，我一打开公交车门，差点踩到趴在门口的一条狗……

既然是WWOOF人，就要工作。工作不是很辛苦，但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我而言，这样的农活的确有一定挑战性。每天早上6点左右开始，房东就会给我们发一张工作清单，我的活一般是喂牛、羊、鸡、鸭、鹅，然后锄草、种土豆、种树、砍树、修篱笆……

澳大利亚生态保护得好，动物都不怎么怕人，经常在锄草的时候，突然跳出一只袋鼠，或者有野兔蹿过。有一次我去喂鸡，走近鸡窝一看，那里赫然盘着条大蟒蛇！

澳洲的家庭教育，并不比学校专业教育差。房东的女儿

Rose从来没有上过学，她从小接受的教育，在澳大利亚被称为“Home School”，即完全的家庭式教育。奇怪的是，她的知识面、社交能力却很好。有一次，房东去镇上住了3天。这3天，Rose一个人很好地管理4个异国大学生，打点农场，照顾大家的起居，并为大家分派任务。要知道她才14岁！

新西兰的签证下来后，我就告别了澳大利亚。这次，我想知道，以自己的能力，能换取多少酬劳。

我打印了一堆简历，来到当地最繁华的皇后街。奥克兰的餐馆招人不像国内会在门口贴告示，我只能一家家敲门进去，询问是否需要招聘人员。可是得到的回答基本都是只招收有工作经验的人或者需要当地人推荐。后来我在一条深深的小巷子里发现了一家越南餐馆。老板虽然因为我没有工作经验而一直皱着眉头，但最终还是留下了我。

餐馆早上10点开门，晚上10点半关门，一天的劳动时间是12个半小时。工作是打杂，从洗碗、洗菜、切菜、点单、上菜到收拾桌子，全得干。在餐馆开门的12个半小时里，我永远站着，或者跑着，根本没有任何闲暇喘口气。刚开始洗碗的时候，老板总嫌我速度慢，慢慢地，我一天起码能洗几百个碗，洗到手指都蜷曲伸不直。我想，以前洗过的碗，加起来也没有餐厅里一天洗的多。

新西兰三个月的签证很快到期，结账的时候，扣除休息日，赚了10000多元。回想以前安逸的生活，我怀着感恩的心给家人买了一大堆礼物，然后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回国不久，我与贵州麻山村一所初中联系好，进行为期2个月的支教。

麻山村是真正的山坳坳。从贵阳出发，需要足足坐8小时的车才能到望谟县，然后换车，经受两个半小时的山路颠簸才能到麻山村。

这两个半小时的山路颠簸，汽车是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爬”在盘山公路上，一边是山壁，一边是万丈深渊。初次坐这样的车，我觉得自己随时会被颠到深渊之下。没过多久，我就吐了，就这样一路吐到了麻山村。

麻山村是个重旱区，资源匮乏，生活贫困。平时吃的几乎全素，很少有肉。这倒也罢了，可光没有水这一条，就让人无所适从。每天早上，为了洗脸，要走10分钟去打水；如果想洗个澡，必须坐3个小时的中巴车，赶到县城去。

由于老师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所以我承担了辅导老师和生活老师的职责。

开始，我给学生轮流补课，负责答疑，还不定期为他们进行励志演说，告诉他们外面世界的精彩，激发他们的斗志。好几次，同学们都哭了，因为从来没有人给他们讲过这些，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人生可以换个方式过。

回到宁波，我向朋友谈起这个间隔年，觉得相当值得。这三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有条件读书是件多么难得的事情，能洗热水澡是件多么值得珍惜的事情，能吃上妈妈做的菜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下个月，我就要去美国就读金融工程研究生专业了。我觉得按部就班的人生不容易出错，但是也不容易出彩。我在这一年里体会到的酸甜苦辣，对于自我提升和自我定位有非常大的帮助。



简单快乐简单爱

吴兆芬

小朋友一年级了，暑假的时候认真地跟爸爸妈妈说，除了一贯的旅行节目，想要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我们想了很多个“方案”，最后他自己决定想去跟一位环卫工人叔叔或者阿姨扫地。天这么热，尽管心里有点忐忑，但我们还是赞同他的决定。

小朋友买了个西瓜，说天这么热可以给环卫工人吃。带着西瓜，我们一大早就沿着环城西路“游荡”着，他说要自己选一个中意的人，看了一个又一个，终于在拐弯到蓝天路菜场附近的地方，看到一个戴着草帽、脸色黝黑黝黑的小伙子，“就是这个叔叔吧！”他抱着西瓜自己跑过去，说了些什么，那个小伙子看上去有点摸不着头脑。作为妈妈的我赶紧过去跟他说了孩子的想法，他憨厚地笑着说：“这么热的天，怕孩子吃不消啊，我自己女儿也跟他差不多大。”我说：“没关系，我们不娇惯的，你让他试试吧。我过些时间来接他好了。”说完我就转身走了，可我哪能放心啊？就做一“盯梢”的工作吧。

我躲在离他们很远的地方，看着他们两个一前一后，拿着扫帚开始在干活了，早上的太阳还不是很毒辣，不过晒着干活估计也热得很，沿着菜场附近他们扫啊扫，一会去倒簸箕，一会小朋友把叔叔给他戴的帽子摘下来扇几下，看他那扫地的架势倒还像模像样……菜场边上的垃圾肯定多，工作倒是很充实。怕一直“盯梢”着给小朋友发现，到附近去转了一圈又回去看看，呀！小朋友不见了，环卫工人也不见了，赶紧四处搜索，这才“眺望”到路边棒冰批发站前环卫工人叔叔在跟店家说着，让小朋友坐在店门口，又给他拿了一支冰棍吃。好家伙，这下肯定把他乐坏了，平时我们偶尔才让他吃支冰棍的。只见他又跟小朋友说了几句，就自己过去扫地开了。小朋友一直坐着，无比美味地舔着那支冰棍，还居然和批发店老板娘说笑着，心中暗暗惊奇。几十分钟过去了，那位环卫工人叔叔一直在干活，而小朋友还等在店门口，我忍不住过去了。这位淳朴的工人说孩子太小，怕多扫地等下中暑，就让他休息着了，我说：“麻烦你了，还给他吃冰棍。”小朋友在一旁跑来跑去乐不可支。我们知道了叔叔姓杨，约了下次有时间就再来“实习劳动”，他憨憨地答应着，一直说“我女儿也这么大”。

回来的路上，小朋友一直很兴奋，我还没问他一句，他已经唧唧喳喳说了：“妈妈，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听得我感动无比，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这个杨叔叔很耐心，教他怎么扫地，还把帽子给他戴，怕他晒坏，扫了地以后又怕他渴带他去冰棍店喝水，那个老板娘看他带着一个孩子，还免费给他吃了冰棍……人与人之间毫无芥蒂的关爱，让一个小孩子从简单的生活体验里感受到浓浓的情意。

过了几天，小朋友又去跟着杨叔叔扫地了，我们约好，以后休息天有空了就会再去。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后来小朋友去过敬老院给老人们包汤圆、表演过节目……在付出中，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快乐和幸福，原来快乐和爱如此简单！

本版摄影 梁溪

总第 5175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三江月



其三是引领而不迎合。

五年前用苹果产品是一种个性的标榜，五年后的今天，再用苹果已经很没个性。

惠普全球PC总裁托德·布拉德利对我说：“苹果带有恋物崇拜色彩，它的逻辑是：我告诉你什么是好东西，我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惠普的逻辑是：我仔细研究你的需求，你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苹果的逻辑其实不无道理。在《乔布斯传》的最后一章我们读到他的自述：“我记得亨利·福特说过：‘如果我最初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应该会告诉我，要一匹更快的马！’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直到你把它摆在他们面前。”

前一个时间点上属于少数人的物质和思想，在后一个时间点上成为多数人的物质和思想。

我们失去了乔布斯，但依然期待下一个Cult品牌。

其四是改变历史的往往都是细节。

2003年冬，比尔·盖茨邀请全球媒体精英和意见领袖共进早餐，谈论最新的技术和理念，我承蒙错爱，也在受邀之列。

盖茨向大家展示一个可以折叠的电脑，用一支笔在上面写写画画，声称“Touch”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他说当人们坐在一起开会时，如果你在一个笔记本电脑上敲着键盘录入会议纪要，总显得不太礼貌。如果用一支笔直接在屏幕上书写，像用传统的方法做笔记一样，更符合社交礼仪。

当时苹果正濒临破产，急需寻求一个令他们起死回生的产品。而微软财大气粗，有远见，也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资金支持。

但是最后苹果赢了，他们不需要笔，直接用手指触摸。

如果当时微软再向前走一步，把笔扔到一边，无论微软还是苹果，历史都将改写。

进入社交网络时代，人们打招呼的常用语是“求互粉”。在微博世界里，人人都渴望成为名人，渴望利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文字换取更多的粉丝，相当一部分人走标题党路线，靠“爆猛料”、招惹名人、制造事件获得关注。无论言论还是图片，都要够“狠”，信息不仅爆炸而且不辨真伪。我们生活在一个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年代里，社交网络又给这浮躁和急功近利添了一把火。

我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演绎得非常“好”的故事，写的是1988年，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谈到南沙群岛主权时阿基诺夫人说，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们

离菲律宾很近。邓小平抽了一口烟，淡定地说：“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故事末尾还注明出处，援引自香港某大报记者。

这个段子读起来很解气，自然被很多人转载，读者大呼过瘾。但是有一次我遇见邓小平的后人，向他求证这个细节。当时他说，这话不像邓小平的风格，邓小平会对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强硬，但不会对菲律宾这样的小国强硬。后来他真的通过朋友查找到当年邓小平和阿基诺夫人的会谈记录，专门打电话告诉我，邓小平没有说过这句话。

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公众人物，我也有不少粉丝。粉丝并不完全等于拥趸，对应的英文是follower，“关注你的人”而已。粉丝多，是非也多。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遭遇粉丝的杜撰和误读，躺着中枪是常有的事。比如有人说我2006年就已经拿到美国绿卡，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事实上，每次去美国出差，我都得和同事们一起去大使馆排队长队办签证，一次一签很麻烦。某些人为了获得更多关注，编故事逗你玩儿，信的人还真不少，未免太低估央视这个大型国有事业单位对员工的监管能力。

还有那场衍生出各种解读版本的骆家辉经济舱事件。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美国官员廉洁俭省，与中国官员的铺张浪费形成鲜明对比，芮成钢却拿人家开涮。这就应了基辛格当年说的那句话：“如果你掌握我所掌握的所有信息，你会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中美官员“三公消费”对比固然可以，但是要做到实事求是。

责编 胡晓新